

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十 成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正月公在晉不書諱

見

疏

注正月至見止

正義曰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彼以踰年故書正月公

在楚此亦踰年不書正月公在晉者爲諱見止故正月不以告廟案春秋上下公之在晉諱與不諱悉皆不書此言諱見止者以此兼有諱義故詳之也宣五年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注云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宜七年公會晉侯云云于黑壤傳

晉侯以公不朝又不聘止公于會不與公盟八年公至自晉注云義與五年書過同此亦見止還而告至杜不言義與書過同者公實不貳於楚晉以無罪止公非所當諱故依法告至然則正月諱不告者正月公猶被執守臣若其告虜當云公被晉執故諱而不告公還不以爲恥故告至耳

晉侯使郤犇來聘

己丑及郤犇盟

郤犇郤克從父兄弟

疏

注郤犇至兄弟正義曰案世本郤豹生

冀芮芮生缺缺生克也又云豹生義義生步揚揚生州州即犇也如彼文則犇與克俱是豹之曾孫當爲從祖昆弟服虔以爲從祖昆弟杜云從父昆弟或父當爲祖字誤耳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

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

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前年

七月公如晉平

至是乃得歸

卻犇來聘且泣盟

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臨

之聲伯之母不聘

聲伯之母叔肸之妻不聘無媒禮

穆姜曰吾不

以妾爲姒

昆弟之妻相謂爲姒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叔肸同母昆弟

疏

注昆弟之妻相

謂爲姒

正義曰世人多疑婦姒之名皆以爲兄妻呼弟

妻爲娣弟妻呼兄妻爲姒因卽感於傳文不知何以爲說

今謂母婦之稱隨夫尊卑娣以之名從身長幼以其俱來

夫族其夫班班既同尊卑無以相加道從身之少長喪服

小功章曰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以弟長解娣姒

言娣是弟姒是長也公羊傳亦云娣者何弟也是其以弟解

娣自然以長解姒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釋親云

長婦謂稚婦爲娣姒婦謂長婦爲姒婦止言婦之長稚

不言夫之大小今穆姜謂聲伯之母爲妣昭二十八年傳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爲妣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爲妣豈計夫之長幼乎釋親又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妣後生爲娣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己生先後爲娣妣則知娣妣以己之年非夫之年也故賈逵鄭玄及此注皆云兄弟之妻相謂爲妣言兩人相謂謂長者爲妣知娣妣之名不計夫之長幼也

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

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

爲大夫

外弟管于奚之子爲魯大夫

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

孝叔魯惠公五世孫

卻犢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

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

儷耦也

疏

注儼耦也正義曰禮謂兩皮爲儼皮儼兩也故爲耦

子將若何曰吾不

能死亡

言不與卻犇婦懼能忿致禍

婦人遂行生二子於卻

氏卻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

其二子

沈之於河

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

亡之

伉敵也

疏

注伉敵也故爲敵也伉儷者言是相敵之匹耦

又

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

字受也

將何以終遂誓

施氏

約誓不復爲之婦也傳言卻犇淫縱所以亡也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

且涖盟也

卻犇文子交盟晉晉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略輕

疏

注卻犇至略輕

正義曰晉臣來盟於魯魯臣往盟於晉俱是相要其意一也意既同矣可書一以包二官舉重而略輕遣使爲輕君親爲重故卻鞮書聘又書盟文子直書如晉略言其聘而已衛懿隆難以爲他卿來敵魯君春秋所諱魯卿出敵他國顧書名氏則應卻鞮來盟爲輕行父盟晉爲重今書卻鞮之盟則是舉輕略重何得云舉重略輕蘇氏釋云所言輕重者自謂魯之君臣臣盟爲輕君盟爲重二國各稟君命奉使而行非關敵公之義其意不同不得相難

周

公楚惡惠襄之偪也

惠王襄王之族

且與伯與爭政

伯與周卿士

不勝怒而出及陽樊

陽樊晉地

王使劉子

復之盟于郕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王既復之而復

出所以自絕於周爲明年周公出奔傳郕周邑

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

好

葦以前之好

晉卻至與周爭儋田

儋溫別邑今河內懷縣西

南有儋人亭

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曰

溫吾故也故不敢失

言溫郤氏舊邑

疏

注言溫郤氏舊邑正義曰儋

溫之別邑本從溫內分出溫屬晉儋屬周溫是郤氏舊邑郤氏既已得溫則謂從溫而分出者亦宜從溫而屬郤氏故郤至爭之其劉子單子之言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於時儋已分矣賜晉以溫不賜以儋也狐氏陽氏先與溫已於時亦不得與儋本末皆屬晉故爲王官之邑

劉子單子曰昔周克

商使諸侯撫封

各撫有其封內之地

蘇忿生以溫爲司

寇與檀伯達封于河

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與檀伯達俱封於河內

疏

注蘇終至公也正義曰尚書立政云周公若曰大史司寇蘇公此傳與彼假言蘇公爲司寇明是一人

此言克商即爲司寇是爲武王司寇

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

衛

事在僖十年

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

在僖二十五年狐

氏陽氏先處之

狐漆陽處父先食溫地

而後及子若治其

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卻至

勿敢爭

傳言卻至貪所以亡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

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旣許晉糴莜成而

使歸復命矣

在往

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

晉楚之成

為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

秦晉為成將會于今

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

使史鰌盟晉侯于河東

史鰌秦大夫

晉卻欒盟

秦伯于河西

就盟王城

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

齊盟所以質信也

齊一心質成也

會所信之始也始

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為十三年

伐秦傳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

衛侯于瑣澤

瑣澤地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交剛

地冬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

周公奔在前年

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

故也

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爲主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

疏

注天子至非之

正義曰凡言出者謂出其封內天子以天下爲家本無出封之理以無外之故雖有出奔之人史策皆不言出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至子朝奔楚實出而不言出是其事也襄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故書云出居于鄭此周公王既復之而又自出故書云出奔是不應言出而言出皆所以罪賁之也鄭玄答孫皓曰凡自周無出

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之以爲實無出法
案書流宥五刑則宥者流之非不出也舜放四罪放之四
裔安得不出畿乎若如周禮無流放之文即云周無放臣
之法禮三諫不從待放於郊然則周臣三諫不從終是不
蒙王放欲令諫者何所措身在傳發凡自是書策之例
因即以爲周制謂其實無出者執文害意爲蔽何甚

宋

華元克合晉楚之成

終前年事

夏五月晉士燮

會楚公子罷許偃

二子楚大夫

癸亥盟于宋西

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

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

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雍

贄幣也

疏

注贄幣也 正義曰傳言交贄往來謂聘使來去也聘禮賓執圭以通命執幣以致享故知贄是幣謂聘享之幣也

謀其不協而討不庭

討背叛不來在王庭者

有渝此盟

明神殛之

殛誅也

俾隊其師無克胙國

俾使也隊失也

鄭伯如晉聽成

聽猶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

會于瑣澤成故

也

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

狄人閒宋之盟以侵晉而不

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晉卻至如楚聘

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

縣鐘鼓也

卻至將登

登堂

金奏作於下

擊鐘而奏樂

疏

注擊鐘而奏樂 正義曰作樂謂之奏奏樂先擊鐘故周禮大司樂樂師每事皆云令奏鐘鼓以鐘先擊故先言鐘也鐘以金爲之謂之金奏故鐘師掌金奏鄭玄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鐸也鄭玄燕禮注云以鐘鐸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是金爲奏節之初故傳云金奏作於下作樂先擊鐘故注云擊鐘而奏樂也禮記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闕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鄭玄云賓朝聘者朝聘連言之則燕享朝賓聘客皆入門即奏樂矣其實朝賓入門而奏樂聘客則至庭乃奏樂此卻至將登堂始奏樂者縣當在庭而楚之爲地室而縣將登乃奏皆所以見異故欲以驚賓矣燕享聘客皆當入門奏肆夏若燕已之羣臣則有王事之勞者乃得以樂納賓其當燕唯有升歌閒合而已無納賓之樂也故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玄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則奏此樂焉是燕已之巨無王事之勞者不以樂納賓也驚而

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

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

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

貺賜也

疏

驚而至備樂正義曰卒聞

地下鐘聲出其不意故驚而走出其出實為驚怖

因即飾辭辭樂言己不敢當大禮匿其驚走之意如天

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

言此兩君相見

之

疏

注言此至之禮

正義曰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是賓入門作樂為兩君相見之禮也

而燕禮雖兼聘問之賓以燕己臣為主而云若以樂納賓

燕己之臣尚有以樂納賓之法則燕享聘客必以樂納賓

矣故鄭玄郊特牲注云賓朝聘者朝聘並言則君臣

同樂卻至不敢同君故以之為辭耳非謂禮不得也

子

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

以相加遺焉用樂

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

疏

注言兩至此樂正

義曰子反意言晉楚並是大國不肯相朝唯戰乃相見其相見之時唯當用是一矢以相加陵相遺與耳無爲用此

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

傳諸交謬得賓主辭者多

曰賓主以明之

疏

注傳諸至明之正義曰知傳諸交謬得賓主辭多曰賓主者此傳每稱卻至爲賓文十

二年傳稱西乞術爲賓并稱主人曰之類是也

若謬之以一矢禍之大

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聞於天子

之事則相朝也

三事閒缺則備私好

於是乎有享宴之

禮享以訓共儉

正義曰宣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

疏

注字有至共儉

正義曰宣有體薦宣十六年傳文也設

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昭五年傳文也禮聘義記曰聘之

禮至大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

也彼言聘禮即是其聘賓之禮此事皆所以教訓共儉也

宴以示慈惠

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疏

注實則至共食正義曰宣十六年傳云宴有折

俎宴則節折其肉升之於俎相

與共啗食之所以表示慈惠也

共儉以行禮而慈

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

朝而不夕

不夕言無事

疏

朝而不夕正義曰旦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哀十四年

傳稱子戕夕晉語稱叔向夕皆謂夕見君也人息事少故百官承奉職事皆朝朝而莫不夕不夕言無事也

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

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扞其民

疏

注扞蔽至其民言燕享結好與鄰國通和甲兵不興人得安息所以

正義曰扞者扞禦寇難故爲蔽也

蔽扞其民若如城然故云所以扞城其民也

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

干城

詩周南之風赳赳武貌干扞也言公侯之與武夫止于扞難而已

疏

注詩周至而已正

義曰詩周南兔置之篇言兔置之人亦是賢者其人乃是赳赳然雄武之夫與公侯共扞城其民也引詩之意言世治無事公侯之與武夫設共儉慈惠之禮與人扞難而已不侵伐他國也干扞釋言文

及其亂也

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

八尺

曰尋倍尋曰常倍尋尺丈之地以相攻伐

疏

注八尺至攻伐考工記云人長八尺父長尋有

正義曰周禮

四尺崇於人四尺車戟常崇於人四尺是八尺曰尋倍尋
曰常喻其少故言尋尺丈之地以相攻伐盡殺其民孟子
曰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則盡殺其民也
武夫以爲己

腹心股肱爪牙

略取也言心則公侯制禦武夫以
從己志使侵官鄰國爲搏噬之用無

已



注略取至無已

正義曰武夫有武能爲人之扞

而已不侵犯他人也世亂則使武夫同於公侯其公侯欲
得拓竟寬土則制禦武夫以從己志使武夫爲己腹心腹
肱爪牙今之侵害鄰國搏擊也噬齧也犬故詩曰起
能搏噬肆之於犬爲搏噬之用無已時也

起武夫公侯腹心

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
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爲扞城

內制其腹心



注舉詩至腹心正義曰此亦兔置之篇美
賢人之事而引之以證世亂故解之此舉詩

之正以駁世亂之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則
扞城其民內則制其腹心也以其人心則本貪縱之則害
物矣美公侯能以武夫制己腹
心自守扞難而已不害人也
天下有道則公侯

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

略其武夫以爲

己腹心

疏

天下至反之

正義曰天下有道之時則公侯能爲民干城禦難而使武夫制其己之腹

心不侵犯他國也亂則反之不復扞蔽己民乃以武夫從己腹心將武夫爲股肱爪牙以侵害他國是反治世也晉楚世爲仇敵常有相害之心子反言一矢相加仍懷戰鬪之意故卻至言世治則自守世亂則相侵害答上一矢之言冀得久爲和好故說此也
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

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

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

無日矣夫

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代爲十六年鄢陵戰張本

疏

無禮至矣夫正義

曰以一矢爲辭是無禮也食言是其將背盟也背盟必相伐故爲死之無日矣冬楚公子罷

如晉聘且泣盟

報卻至

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

罷盟于赤棘

晉地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將伐秦也

侯伯當召兵

疏

注將伐至謙辭正義曰晉雖是侯伯而乞師謙辭恐魯不與若言召兵或容辭說言乞則

不得不與釋例曰乞師者深求過理之辭執謙以過成其計是解乞爲謙意

三月公如京師

伐秦道過京

師四朝王

疏

注伐秦至朝王 正義曰公本爲伐秦道過京師因往朝王不稱朝而言公如

京師者以明公朝于王所王不在京師故指言王所據王言之不得不稱朝此則王在京師京師是國之摠號不斥王身不可稱朝故依尋常朝聘鄰國之文稱如而已劉炫云公朝聘皆言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或在道而還如者書始始發言往而已言公朝王所者發國不爲朝王至被遇王朝之朝訖乃書故稱朝也此過京師亦宜稱朝言如者發雖主爲伐秦即有朝王之意書其初發故言如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

滕人伐秦曹伯盟卒于師

五同

疏

注五同盟正

義曰盧以宣十五年即位十七年盟于斷道成二年于素婁又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尼六同盟

不遇宣公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無傳

公薨

宣公

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

敬

將事致君命

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

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

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弃君

命也不亡何爲

卻錡卻克子故曰嗣卿

疏

禮身至無

正義曰幹以樹木爲喻基以牆屋爲喻樹木以木根爲幹有幹故枝葉茂焉牆屋以下土爲基有基乃牆屋成

焉人身以禮敬爲本必有禮敬身乃得存郤子
無其則亦無幹但言有所局不復得言幹耳 三月公

如京師宣伯欲賜

欲王賜己

請先使王以行人

之禮禮焉

不加厚

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

賄之

介輔相威儀者獻子相公以禮故王重賜之

○

宣伯至賄之

正義曰周語云簡王八年

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
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有異焉其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
若請之必欲賜也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
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王使然
問諸魯魯人云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孔晁云行大
使人也以使人之禮禮之不從聘者之賜禮也又曰魯侯
至仲孫蔑爲介王孫說與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
語說諂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劉康公王季子
劉武二公不書

兵下
加秦

成子受脰于社不敬

脰宜社之肉也盛以脰
器故曰脰宜均身祭社

之



注脰宜至之名

正義曰宜者祭社之名脰是盛
肉之器受脰于社受祭社之胙肉也周禮掌蜃

祀共蜃器之蜃鄭玄云飾祭器之屬也春秋定十四年
天王使石尚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衆云脰
以白器今色白是盛以脰器故曰脰也既言宜社又自
宜名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
宜孫炎曰有事祭也宜求見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

祐也是宜者出兵祭社之名

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

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

儀以致福

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

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斯篤敬

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

有執膳

膳祭肉

戎有受賑神之節也

交神之節

今成子情弃其命矣

情則失中和之氣

其不反乎

成爲

肅公卒于

疏

民受至反乎正義曰天地之中謂中和之氣也民者人也言人受此天地中和之

氣以得生育所謂命也命者教命之意若有所稟受之辭故孝經說云命者人之所稟受度是也命雖受之于天地短

長有本順理則壽考逆理則夭折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法則以定此命言有法則命之長短得定無法則夭折

無恒也故人有能者養其威儀禮法以往適於福或本分之外更得延長也不能者敗其威儀禮法而身自取禍或本分之內仍有減割也為其求福畏禍之故君子勤懼以臨下小人盡力以事上勤懼莫如臨事致敬盡力莫如用心勤篤敬之所施在於養神朝廷百官事神必敬篤任守業草野四民勿使失業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宗廟之祀則有執膳其戎之祭則有受脰此是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受脰而情是自棄其命矣死必在邇此行其不得反乎禍之往也養之以福謂將身向福也敗以取禍謂禍及身也福則人之所欲作往就之辭也禍則人之所惡作自棄之語也皆則所施有處故言致敬也厚則唯在己身無所不致故重言躬篤也執膳受脰俱是於祭未受而執之互相見也劉炫去命者冥也言其生育之性得之於冥非也

注膳祭肉

正義曰詩詠祭祀之禮云為俎孔碩或燔

或炙又曰旨酒欣欣燔炙芬芬毛傳云傳火

夏四月戊

曰燔祭肉有燔而薦者因謂祭肉為膳也

午晉侯使呂相絕秦

呂州侯餉子華自宜已命

曰晉逮我

獻公及穆公

晉獻公秦穆公

相好勦力同心申之以

盟誓重之以昏姻

穆公夫人獻公之女

䟽

勦力同心正義曰孔安國以

勦力爲陳力以論語有陳力就列故也勦力猶言勉力努力耳

天禍晉國文公如

齊惠公如秦

辟驪姬也不言狄梁舉所恃大國

無祿獻公即

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

晉

僖十年秦納惠公

又不能成大勲而爲韓之師

僖十年

五年秦伐

師

又不至之師

正義曰言秦既納惠公又不能遂成大功而復伐晉爲此韓之師也

下云亦悔于厥心
謂秦悔伐晉也

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

集

也是穆之成也

成功於晉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

山川

草行爲跋

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

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

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

自

以鄭素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

秦大夫不詢于我

寡君擅及鄭盟

詢謀也盟者秦伯諫言大夫

諸侯疾之將

致命于秦

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侯遇致此意



注致死至此意

正義曰

劉炫以爲誣秦今知不然者凡經秦皆謂加之罪傳辭少
略者可得稱誣今傳云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
綏靜諸侯又云我有大造于西傳文既詳明諸侯實有此
意若無諸侯何得稱爲大造且秦師襲鄭鄭亦疾秦此則
諸侯之義也劉以爲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
無諸侯而規托過非也

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造成也言晉有

成功於秦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

不見弔傷

疏

注不見弔

傷正義曰曲禮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
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鄭玄云人恩各施於
所知弔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
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傷辭未聞也說
書有衍弔辭云皇天降災于遭罹之如何不淑
此施於死者蓋傷辭畢退皆哭是弔傷之事
蔑死我

君寡我襄公

寡弱也

○

文公以爲死無知矣謂襄公

正義曰輕蔑

寡弱而迭我殺地奸絕我好

○

奸絕我好正義曰奸亂

斷絕不復與

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

伐保城誣之費滑滑

國都於費

○

注伐保至氏縣王官傳皆無文獨謂此爲誣者於時輕行

今緱氏縣更無費國秦唯滅滑不滅費知費即滑也國都於費國邑

並舉以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

圓文耳

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

滑音

傾

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

紉文公之勲

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

在僖三十三年

猶

願赦罪于穆公

晉欲求解於秦

穆公弗聽而即楚

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

秦使闕克歸楚求成事見文十四年文元

年楚弑成王

疏

注秦使至成王闕克囚于秦秦有殺之敗使歸求成僖三十

正義曰文十四年傳云初

三年秦敗于殺文元年楚弑成王故謀不成也

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

我

逞快也

穆襄即世康靈即位

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

康公我之自出

晉外甥

又欲闕翦我公室傾

覆我社稷

疏

闕翦我公室翦謂滅削言欲損害晉之公室

正義曰闕爲缺損

帥

我蠶賊以來蕩搖我邊疆

蠶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

齊

疏

注聚賊至蟲名是食禾稼之蟲也納雍害晉若蟲食禾然彼晉自

正義曰釋蟲云食根蟲食節賊

召雍非秦罪也

我是以有令狐之役

在文七年

康猶不

俊入我河曲

修改也

伐我涑川俘我王官

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入河

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

之戰

在文十二年

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

好也

言康公自絕故不復東通晉

及君之嗣也

君秦桓公

我君景

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

望秦桓公

君亦不惠

稱盟

不肯稱晉望而共盟

利吾有狄難

謂晉滅潞氏時

入我河縣

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

夷傷也

虔劉我邊垂

虔劉皆殺也

疏

注虔劉皆殺也 正義曰劉殺釋詁文 方言云虔殺也重言殺者亦圓文耳

我

我

是以有輔氏之聚

聚衆也在 宣十五年

疏

注聚衆也 正義曰謂聚衆以

拒秦也以上有殺之師令狐之役河曲之戰 不用重文故變文言聚古人爲文亦有辟耳

君亦悔禍

之延

延長也

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

晉獻秦穆

使

伯車來命我景公

伯車秦桓公子

曰吾與女同好奔

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

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令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

之命宜言寡

疏

注令狐至誤也

正義曰劉炫以爲臣

人稱君誤也

疏

之出使自稱己君皆曰寡君今呂相雖

奉君命兼有己語稱寡君正是其理杜何知宜爲寡人稱
君爲誤今刪定知劉說非者以呂相奉厲公之命而往絕
秦則皆是厲公之言不得兼有己語案隱十一年鄭伯告
許大夫云假手于我寡人今呂相稱厲公之命還與自稱
無異亦當云我寡人故知稱君爲誤
劉以稱寡君爲是以規杜過非也

君又不祥

祥善也

背弃盟誓言白狄及君同州

及與

疏

白狄及君同州正

義曰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川涇汭其浸渭洛皆秦
地也正北曰并州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虢池嘔夷皆晉
地也是秦屬雍而晉屬并白
狄蓋狄之西偏屬雍州也

君之仇讎而我

昏姻也

季隗齊答如赤狄之女也
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

疏

注季隗至文公正義曰三年晉

衛伐齊咎如傳曰討赤狄之餘焉知咎如是赤狄也文公所奔之狄不言赤白以其伐赤不應赤自相伐知白狄伐之也其女雖是赤狄之種而由白狄以納文公得以白狄爲昏姻也且此辭多誣欲親狄以曲秦故引狄爲昏姻耳晉人自數伐狄寧復顧昏姻也杜以傳有季隗之事引之以證昏姻未必晉於白狄處無昏姻

君來賜

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

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

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

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

楚

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

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

秦三公楚三王

三公穆康共三王成穆莊

疏

昭告昊天上帝正義曰禮諸侯不

得祭天其盟不主天神鄭玄觀禮注云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襄十一年亳城北之盟其載書云司慎司盟名山川注云二司天神唯告天之別神不告昊天上帝此秦楚爲盟告天帝者春秋之時不能如禮且此辭多誣未必是實晉與諸國結盟皆不告昊天上帝何由秦楚獨取告之蓋欲示楚人恨秦之深言其所告處重

曰余雖與晉出入

出入猶往來

余唯利是視

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

疏

以懲不壹正義曰楚道秦人用心不壹其盟不足與固宣示諸侯以懲創不壹之人

諸侯備聞

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

疾亦痛也暱親也

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

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

寧諸侯以退

承君之意以寧靜諸侯

豈敢徼亂

徼要也

君

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

矣

疏寡人不佞

正義曰服虔云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也論語云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則

佞非善事而以不佞爲謙者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爲佞有善有惡耳爲善敏捷是善佞爲惡敏捷是惡佞但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之雖多情或不信故云焉用佞耳

敢盡布之執事

俾執事實圖利之

俾使也

秦桓公既與晉厲

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

晉諸侯是以睦於晉

晉辭多誣秦故傳此三事以正秦罪

晉

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

庚代荀首

士燮將上軍

代荀庚

卻錡佐之

代士燮

韓厥將下軍

代卻錡

荀

罍佐之

代趙同

趙旃將新軍

代韓厥

卻至佐之

代趙括

卻穀御戎欒鍼爲右

卻穀卻至弟欒鍼欒書子

孟

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

帥軍帥乘車上

五

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

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不更秦
爵戰敗

績不書以爲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然經文闕漏傳文獨存



注不更至獨存

正義曰秦之官爵有此不更之名知女

父是人之名字不更是官爵之號漢書稱商君爲法於秦

戰斬一首者賜爵一級其爵名一爲公十二上造三簪夏

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

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

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車庶長十九

關內侯二十徹侯商君者商鞅也秦孝公之相封於商號

爲商君案傳此有下更女父襄十一年有庶長鮑庶長武

春秋之世已有山名蓋後世以漸增之商君定爲二十非

是商君造新作也其名之義難得而知耳傳言戰敗而經

不書杜以意測之不知其故欲以爲秦曲晉直不以曲者

敵直故不書戰則信十五年韓之戰秦直晉曲書戰于韓

也欲以爲不告故不言當時公親在師復不須告也欲以爲無功諱負則克獲有功亦無所諱也再三揆度不識所以故云蓋經文闕漏德文獨存也經文依史官策書策書所無故經文遂闕也傳文采於簡牘簡牘先有故傳文獨

存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

涇水出安定東南經扶風京北高陸縣入渭也

疏

注涇水至渭也正義曰釋例曰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

東南經新平扶風至京北高陸縣入渭

迂晉侯于新楚

迂迎也既戰晉侯止新楚

故師還過迎之麻隧侯麗新楚皆秦地

疏

注迂迎至秦地正義曰經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是伐時諸侯親行也傳云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則知諸侯不親行也蓋皆別次以待之新楚當是晉侯次之處也以傳不言其次成肅公卒于晉侯或聞戰勝而移處故云止新楚也

瑕

終劉子之言瑕晉地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管

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

管鄭地大宮鄭祖廟

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焉亂子印子羽皆穆公子

反軍于市己巳子駟

帥國人盟于大宮

子駟穆公子

遂從而盡焚之

焚

也殺子如子駟孫叔孫知

子如公子班子駟班弟孫叔子如子孫知

子駟

疏

注子如至駟子

正義曰子如即是子班據傳可知以外無文見其同時被殺必是近親相傳

為此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

曹伯之喪

二子皆曹宣公庶子

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

立也

宣公

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

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

子臧公

國人皆將從之

不義以

成公乃懼

成公

告罪且請焉

請留

乃反而致其邑

還邑於成公爲十五

年執曹伯傳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無傳九年盟于

蒲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晉納之故曰歸

秋叔

孫僑如如齊逆女

成公逆夫人最爲得禮而經無納幣者文闕絕也

疏注

公至絕也

正義曰釋例曰成公逆女及夫人至最爲得禮故詳其文丘明謂之微而顯婉而成章也然則杜以傳

文詳知其最得禮也釋例又云成公娶夫人而不納幣此

經文闕也貴聘而賤逆失禮之微者傳猶詳之言其不終

若貴不納幣非所略也是言闕之意也闕起者闕而文斷

絕蓋疑仲尼脩定後其文始闕若脩時已闕傳應言其故

也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

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同五

盟

疏

注五同盟

正義曰臧父速以二年八月卒而臧代立其年十一月衛大夫與公盟于蜀三年孫良

夫來盟五年于燕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皆魯衛俱在是五同盟也

秦伯卒

無傳二年大夫盟於

蜀而不赴以名

例在隱七年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

焉

林父以七年奔晉強見欲歸之

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

侯使卻犇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

姜曰不可

定姜定公夫人

是先君宗卿之嗣也

同姓

之

疏

注同姓之卿

正義曰世本孫氏出於衛武公至林父八世是同姓也

大國又以

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

其忍之

連大國必見代故亡

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

衛侯見而復之

復林父位

衛侯饗苦成叔

成叔

甯

惠子相

相佐禮惠子甯殞

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

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

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

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

柔德雖設兕觥觶然不用以兕觥爲觶所以罰不敬觶陳設之貌

彼交匪傲萬福

來求

彼之交於事而不惰傲乃萬福之所求

今夫子傲取禍之道

也

爲十七年邵氏亡

師

詩曰至來求正義曰兕觥罰酒之爵言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無失禮者用

兕觥之爵其觶然空陳設之無所可罰在席飲美酒者皆能思柔順中和故不用也彼飲燕君子與人交接非有綴慢之心故萬種福祿求來歸之

注詩小至之貌

正義

曰詩小雅桑扈之章言設爵不用之意君子好禮與於燕

者皆思柔順之德無過可罰故雖設饋爵不用之也兕是
獸名饋是爵稱知兕饋以兕角爲饋也周禮小胥職云饋
其不敬者是所以罰不敬也異義韓詩說饋五升所以罰
不敬也饋卽也著明之貌君子有過辜然明著詩毛傳說
饋大七升許慎云饋罰有過一飲七升爲過多當謂五升
是也詩良朋云有觶其角則觶是角貌此詩之意指其角
貌言陳設不用故云陳設之貌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

命也



稱族尊君命

正義曰宣元年已發尊君命

且公子非族故重明之何休膏肓難左氏叔孫僑如舍族
爲尊夫人案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復何所尊
而亦舍族春秋之例一事再見者亦以省文耳左氏爲短
鄭箴云左氏以豹違命故貶之而去族今僑如無罪而亦
去族故以爲尊夫人也春秋有事異文同則此類也

八月鄭子罕伐許

爲許所敗

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郭

郭事也

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

是所封田求和於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舍族尊夫人也

舍族謂不稱叔孫

故君子曰春秋之

稱微而顯

辭微而義顯

志而晦

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叙而

微婉而成章

婉曲也謂屈曲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

盡而不汙

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

懲惡而勸善

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爲懲勸

非

聖人誰能脩之

此三者

衛侯有疾使孔成

子甯惠子立敬奴之子衍以爲太子

成子孔達

之孫敬奴定

公妾衍獻公

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

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

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

人

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已始下言暴姜使余是也

嗚呼天禍衛國也

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

鱗衍之母弟

大夫聞之

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

衛

寶盡寘諸戚

寘置也戚孫氏邑

而甚善晉大夫

備亂起欲以爲援爲襄
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三月

乙巳仲嬰齊卒

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

後曰

疏

注襄仲至仲氏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以嬰齊仲氏爲仲遂之子歸父之弟也以爲歸父之弟則同

其言稱仲之意則異公羊以爲弟無後兄之義使嬰齊爲歸父之子則爲仲遂之孫故以王父字爲氏穀梁以爲宣八年仲遂卒者爲殺子赤踈之不得稱公子父既見踈不得稱公子故其子由父亦踈之不得稱公孫故別言仲氏杜之此注其言不明當以爲襄仲歸父本以東門爲氏及命嬰齊紹歸父之後改之曰仲氏也劉炫云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其子
孫稱仲氏耳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

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

曹伯歸于京師

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歸之京師禮也

疏

注不稱至

禮也

正義曰諸傳於其事之下發凡例者杜皆於經之下引傳而言傳例曰今傳因曹伯發凡杜不引傳例者傳

據稱人以執爲例却云不然則否曹伯稱侯以執從不然之例故杜不得引之也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其稱人之例於義爲然也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使天子治之是禮也釋例曰執諸侯當歸于京師而或以歸或歸于諸侯皆失其所從

公至自會

無傳

夏六月宋

實而顯之義可知也

公周卒

四同盟

疏

注四同盟

正義曰固父鮑以二年八月卒而固代立其年十一月宋大

夫與公盟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皆魯宋俱在是爲四同盟

楚子伐鄭秋

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三月而葬速

宋華元出奔

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



注華元至納告

正義曰案傳華元奔晉魚石即議止之

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元始至河本未至晉既書奔晉又

書自晉歸者華元既出宋即來告華元既歸宋復來告十

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

諸侯納之曰歸此是魚石止之宜從國逆之例而爲諸侯

納之文書曰自晉歸者華元與欒書相善怖懼桓族欲挾

晉以自重以晉納告于諸侯春秋

宋殺其大夫山

不書

從而書之以示元之本情故也

氏明肯

宋魚石出奔楚

公子目夷之曾孫

冬十有一月

其族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

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

吳夷未嘗

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楚邑淮南縣許遷于葉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爲文葉今南陽葉縣也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

計其殺大子而自立

事在十三年

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

及其民也

惡不及民

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

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

稱人示衆所欲執

不然則否

謂身犯不義者

䟽

凡君至則否或名或否此例不言之者釋例曰諸侯見執

正義曰春秋執諸侯多矣

者已在罪賤之地書名與否非例所加故但書執某侯也
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若乃肆於民上人
懷怨讎諸侯致計則稱某人執某侯衆計之文也諸侯雖
身犯不義而惡不及民則不稱人以執之晉侯執曹伯是
也諸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
加民爲辭國史承以書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
實傳隨而著其本

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

狀以明得失也

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

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

次守節

謂賢者

下失節

愚者妄動

爲君非吾節

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疏

聖達至守

乎正義曰節猶分也人生天地之間性命各有其分聖人達於天命識已知分若以歷數在己則當奉承天命不

復拘君臣之交上下之禮舜禹受終湯武革命是言達
者也若自知己分不合高位得而不取與而不受子思
札衛公子郢楚公子間如北之類皆守節者也下愚之人
不識己分併張妄作取非其理二紀亂常如此之輩古今
多矣州吁無知之等皆失節者也子臧自以身是塞子不
合有國故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爲聖敢失其守者

乎夏六月宋共公卒

爲下宋亂起

楚將北師

侵宋

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

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

晉楚盟在十二年子囊莊王子公子貞

申叔時老矣在申

老歸本邑

聞之曰子反必不

免信以守禮禮以底身信禮之亡欲免得

乎

言不
得免

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

鄭子罕侵楚取新石

新石
楚邑

欒武子欲報楚

韓獻子曰無庸

庸用
也

使重其罪民將叛之

皆
盟

數戰
罪也

無民孰戰

為明年晉敗
楚於鄢陵傳

秋八月葬宋共

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

司馬

蕩澤公孫
壽之孫

華喜為司徒

華父督
之立孫

公孫師為

司城

莊公
孫

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

寇

鱗
孫

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

公室殺公子肥

輕公室以爲弱故殺其枝黨肥文公子

華元曰我

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

不能正

不能討蕩澤

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

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

華元華喜

司城莊族

也六官者皆相族也

魚石蕩澤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

魚

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相

氏也

恐華元還討蕩澤并及六族

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

許之討必不敢

言畏相族強

且多大功國人與之

不反懼栢氏之無祀於宋也

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易子

反以免宋圍

右師討猶有戍在

向戍栢公曾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

疏

注蕩澤云云

正義曰世本云公孫壽生大司馬虺也

生司馬澤也華喜督之立孫者又云督生世子家家生季

老老生司徒鄭鄭生司徒喜也公孫師莊公之孫者又云

莊公生右師戊戌生司城師也鱗朱鱗矐孫者云云栢公

生公子鱗鱗生東卿矐矐生司徒文文生大司寇子奏奏

生小司寇朱也向戍栢公曾孫者又云栢公生向父矐矐

生司城警守守生小司寇矐

栢氏雖亡必偏

偏不

魚

及合左師左師即向戍也

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

魚

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

喜師非栢族故使攻之

故使攻之

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

蕩氏宋公族還害公

室故去族以示其罪

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

於睢上

睢水名五大夫畏同族罪及將出奔

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

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

五子不止華元還

魚府曰

今不從不得入矣

不得復入宋

右師視速而言

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

望之則馳騁而從之

五子亦馳逐之

則決睢澁

澁水涯決壞也

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

四大夫不書

獨魚石告

疏

注四大至石告 正義曰襄元年傳謂此五人爲五大夫故除去魚石謂之四

大夫也彼四大夫所以不書者宋人獨以魚石告不以四人告也服虔云魚石卿故書以爲四人非卿故不書杜不然者案文七年傳云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臚爲司徒公子游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六卿和公室哀二十六年傳宋景公無子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茂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據彼二文則向爲人爲大司寇亦是卿也若五人皆告爲卿則書向爲人亦當書之何以獨書魚石杜言獨以魚石告正爲向爲人不書故也或少司寇二宰等六卿之外亦是卿官合書名氏猶如魯之三卿外別有公孫嬰齊臧孫許但非如六卿等世掌國政也

華元使向

戍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

國人

老佐戴公五世孫

晉三卻害伯宗譖而殺之及

藥弗忌

藥弗忌晉賢大夫

伯州犁奔楚

伯宗子

韓獻子

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

絕之不亡何待

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爲十七年晉殺三卻傳

初伯

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

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傳見雖婦人

十月會

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始與中國接

許靈公畏偪

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無傳記寒過節水封著樹

疏

正月雨木冰

正義曰正月今之仲冬時猶有雨未是盛寒雨下即著樹爲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公羊

穀梁皆云雨而木冰是冰封著樹也今世時有之皆寒甚所致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

卒

不書名未同盟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喜穆公子子罕也六

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無傳

晉侯使欒黶來乞

師

將代鄭黶欒書子

疏

注欒黶書子

正義曰十八年悼公之入厲高爲公族大夫此時欒書尚

在厲未爲卿而得名見經者書二十九年鄭公陳段未爲卿而見經杜云蓋以攝卿行然則此亦當以攝卿故書

甲午晦晉侯及欒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

鄭師敗績

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還故曰

疏

楚

師至敗績正義曰此戰楚師未至於敗而楚子身傷故書楚子敗績也泓之戰宋公傷股師亦敗故書師敗而不書宋公敗也君將不言帥師以君重於師也戰陳以師相敵死亡既多舉師為重故師敗君傷者唯書師敗而已不復言君身敗也劉炫又云若君將被殺獲者復以殺獲者為重既書師敗又書殺獲即韓之戰獲晉侯大棘之戰獲華元難父之戰獲胡沈之君是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側子反背

以敗師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

于沙隨

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

不見公

不及鄆陵戰故不諱者耻輕於執止

疏

注不及至執止正義曰諸公被執者皆諱不書執此會晉侯不肯見公不諱之者公為國內有故不及

戰期雖不見公非公之罪是爲耻輕於執止故直書之以示諫公之意冀公改過無後犯及歸書公至自會以無罪不諱故依法告廟也

公至自會

無傳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

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卿上子爵

曹伯歸自京師

爲晉

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傳無義例從告辭

九月晉人

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荅丘

荅丘晉地舍之荅丘明不以歸不稱行人

非使

疏

注荅丘至使人孫意知以歸此言舍之

正義曰昭十三年晉人執季

夫因使執執無罪者則重行人以見無罪於時行父從公伐鄭在軍見執則罪不重行人以其非使人故也季孫意知得釋而歸意知至自晉此行父得釋不書至者釋例曰賈氏以爲責執行父舍于荅丘言失其所不書至

者刺晉驪榘之示已無罪也秦傳囚之若丘以別晉都
無義例也公待下鄆與行父俱歸厭於公尊故不書行父
至耳若欲示罪則宜於執見義今既書其執處絕不
書至乃所以示終於無執非示無罪也穀梁以行父至不
致者爲公立故
與杜義合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公未歸命 國人逐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

犇盟于扈

晉許魯平故盟

公至自會

無傳伐而以會致史異文

乙

酉刺公子偃

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於周禮三刺之法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

陰之田求成于鄭

汝水之南近鄭地

鄭叛晉子駟從

楚子盟于武城

為晉伐鄭起

夏四月滕文公卒

鄭子罕伐宋

滕宋之真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傳舉滕侯卒侵伐經傳異文經從告傳言

實他皆放此

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

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

氏疏

注樂懼至氏族本有文也將鉏為樂氏之族不知所出杜預於樂

氏正義曰樂懼是戴公六世孫也

氏之下樂鉏將鉏為一人傳無樂鉏之文不知其故何也

退舍於夫渠不做

宋師不做

備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

勝也

洧陂大渠洧陵皆宋地

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

也

鳴鴈在陳留雍丘縣西北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

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

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卻驕故欲使諸侯

叛冀其懼而思德

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藥

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

乃興師藥書將中軍士變佐之

代荀庚

疏
藥書

至變佐之

正義曰晉語云鄆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藥

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與此異者彼孔晃注云上下

中軍之上下也傳曰藥書將中軍士變佐之又曰藥范以

其族夾公行引此爲正長彼謂分中軍爲二將將上而佐

將下卻錡將上軍

代士變

荀偃佐之

代卻錡荀庚子

韓

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罃居守

荀罃下軍佐於

是卻犇代趙旂將新軍新上下軍罷矣

疏

注荀彧至罷矣正義曰十三

年傳云韓厥將下軍荀彧佐之又此年末傳云知武子佐下軍卻犇將新軍是其文也三年作六軍其新三軍將佐六人皆賞軫之功死亡不復補至此唯有韓厥在耳卻至佐新軍不言中下是新軍唯一知新上下軍於是罷矣

卻犇如衛

遂如齊皆乞師焉藥廐來乞師孟獻子曰

有勝矣

卑諺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

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

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為先歸張

本

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

子反

令尹將左

重子

右尹子辛將右

公子壬夫

過申子反入見申叔

時

叔時老
在申

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

戰之器也

器
用也

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

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

而德正

財足則
思無邪

用利而事節

動不失利
事得其節

時

順而物成

羣生
得所

上下和睦周旋不逆

動順
理

求無不具

下應
上

各知其極

無二
心

故詩曰立

我烝民莫匪爾極

烝衆也極中也詩頌言先
王立其衆民無不得中正

是

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

聽

躬厚厯大也

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

其闕

闕戰死者

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奔其

民

不施惠

而外絕其好義不建利

瀆齊盟

不詳事神

而

食話言

信不守物

奸時以動

禮不順時周四月今三月妨農業

而疲

民以逞

刑不正邪而苟快意

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

所底其誰致死

底至也

子其勉之吾不復見

子矣

言其必敗不反

疏

對曰至子矣正義曰叔時此對首尾相成先舉六名云戰之器也言有

此六事乃可以戰若器用然也自德以施惠至信以守物辨六事施用之處也自民生厚至所由克言能用六事得

戰勝之意也。自今楚內棄其民，至疲民以逞言，楚不行六事也。民不知信，以下言楚必敗之意也。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美行之大名有大德者，以德撫人是德，引之以施恩惠也。有姦邪者，斷以刑罰，是刑用之以正邪辟也。詳則祥也。古字同耳。釋詁云：祥，善也。李巡曰：祥，福之善也。事神得福，乃名爲祥。是祥用之以事神也。義者宜也。物皆得宜，利乃生焉。故義所以生立利益也。禮者履也。其所踐履，當適時要，故禮所以順時事也。言而無信，物將散矣。故信所以守羣物也。人君用此道以撫下民，民之生計豐厚，財用足則民之德皆正矣。德謂人之性行。論語云：民德歸厚矣。即是正也。此一句覆上德以施惠，由上施恩惠，故民生計豐厚也。財用有利益，而每事得節，飢則有食，寒則有衣，其事皆得節矣。此一句覆上義以建利也。政不擾民，時節皆順，春種夏耨而物得成矣。此一句覆上禮以順時也。自上及下和睦而相親，周旋運轉不有違逆，上之所求，下無不具，下民自知其中無復二心，故詩美先王成立我之衆，民無不

於女先王得其中正言先王善養下民使得中也自上下
和睦以下至莫匪爾極抱論在上德義禮三事以教於下
則在下之人皆無邪惡以信自守即包上刑以正邪信以
守物二句也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民既如此是
以明神下之福祐時無水旱災害此覆上詳以事神心改
下民生計皆豐厚而多大入皆和同其心以聽進止無不
盡己之力以從上命戰陳之上有被殺傷者皆致其死命
以補其空闕之處此戰之所由得而勝也今楚內棄其國
內之民不行施惠是無德也外絕其鄰國之好不得其利
是無義也與晉結盟而復背之貫濟齊同之盟是無詳也
與人要言人背其言食消善言是無信也夏之二月農事
正煩奸犯時節而動兵伐人是無禮也晉人無罪苟欲伐
之疲勞下民以快己欲是無刑也六事皆無是無器也無
器而戰其可勝乎上若有信民知所適二既無信不知所
從從前言則違後令從後令則背前言人既不知在二之
信其進與退皆得罪也人人棄其計莫不知己之性命將

至何處其誰肯就死而戰也子其勉力爲之此行也必敗
吾不復得見子矣知其必死與之兵訣也 注 燕與王中

正 正義曰 燕與王中 正義曰 燕與王中 正義曰 燕與王中 正義曰 燕與王中

右穀之德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右穀故杜以先王言之言
先王右穀也其舉人無不得其中正也當堯之末洪水滔

天人不粒食皆失其正性右穀穀人耕稼以養之各復本
性故無不得中正也 注 勢厚虎大也 正義曰 皆釋詁

文也言人之生計若財物足皆豐厚而多大管子曰倉廩
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

是其人生厚大則心和而聽上命也 注 禮不至農業
正義曰 沈氏云晉亦奸時所以無天殃者以鄭既有罪晉

人討之楚黨有罪之鄭故獨謂之奸時 注 刑不至快意
正義曰 魯語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故大者陳之原

野小者致之市朝則征伐之刑刑之大者刑不正邪而苟
快意正謂伐晉是也此六句言楚無上六事隨便而言故
與上不次服虔以外絕其好爲刑不正邪也食話言爲義

不建利也疲民以逞爲信不守物也杜以食話言見信之不信也快意征伐是刑之失所也故不從舊說

注底至

也正義曰底聲近至故爲至也在上之信不著於人則令無常動靖恣意或乍東乍西或欲遲欲速每事如此不可測量人不知信進退獲罪人人各憂其身不知性命所至誰肯致死戰也

姚句耳先歸

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

失志

不思慮也

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

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

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

紓緩也

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

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

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

戰惠公不振旅

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

箕之役先軫不

反命

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

邲之師荀伯不復從

荀林父奔走不

復故道在宣十二年

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

見先君成敗之事

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

君之亟戰也有故

亟數也

秦狄齊楚皆彊不

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

齊秦狄

敵楚而

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

有內憂

驕亢則憂患生也

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

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

壓笮其未備

軍吏患之

范匄趨進

匄子

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

䟽行首

䟽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

晉楚唯天所授何患

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

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

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

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友王卒以舊

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不整列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者不

結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爲忌䟽注晦月至爲忌正義曰日爲陽精

月爲陰精兵尚殺害陰之道也行兵貴月盛之時晦是月終陰之盡也故兵家以晦爲忌不用晦日陳兵也昭二十

三年七月戊辰晦吳敗楚師于雞父吳犯兵忌而戰勝者杜云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彼知楚有可敗之機晦是

兵家所忌原楚之情必以吳爲不動故以晦日掩之擊楚不備故也在陳而顛顛喧嘩也合

而加顛陳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鬪心人所恤

底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

巢車以望晉軍

巢車車上爲櫓

疏

注巢車車上爲櫓正義曰說文云櫓兵高車加巢

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是巢與櫓俱是樓之別名

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

于王後

州犂晉伯宗子前年奔楚

王曰騁而左右何也

騁走也

曰

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

曰虔卜於先君也

虔敬也

徹幕矣曰將發命也

甚蹢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

夷乎

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

左將帥右車右

疏

注左將帥右車右正義曰兵車唯元帥在中御者在左也其餘將帥皆御者在中將帥在左也左右

執兵而下唯御者持車不下耳

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

矣曰戰禱也

禱請於鬼神

伯州犂以公卒告王

公晉侯

苗

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

賁皇楚闕椒子宣四年奔晉

皆

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

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

合戰與苗

䟽

注晉侯至意異

正義曰服虔以此皆曰之文在賁皇意異

州犂賁皇之下解云賁皇州犂皆言曰晉楚之士皆在君側且陳厚不可當以爲州犂言晉疆賁皇言楚疆故云皆曰也若如服言賁皇旣言楚不可當何故復請分良以繫其

左右故杜不用其說晉侯左右皆爲此言以憚伯州犂耳

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

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

而三軍萃於王卒

萃集也

必大敗之公筮之

史曰吉其卦遇復



震下坤上復無變

䷗

注震下至無變

正義曰說卦震爲雷坤爲地復象曰雷在地中復服虔云復反也陰盛於上陽動於下以喻小人作亂於上聖人興道於下萬物復萌制度復理故曰復也其筮六爻無變者故言其所遇之卦而已

曰南國蹇

射其元王中厥目

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蹇也南國

勢蹇則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

䷗

注此卜至厥目正

義曰此實筮也而言卜者卜筮通言耳此旣不用周易而別爲之辭蓋卜筮之書更有此類筮者據而言耳服虔以爲陽氣觸地射出爲射之象杜以陽氣激南爲飛矢之象一者無所依馮各以意說得失終於無驗是非無以可明

今以杜言離爲諸侯者案禮器云大明生於東君西酌犧象鄭云云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詩邠柏舟鄭箋云日君象也說卦離爲日故爲諸侯國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

從其

言而戰

有淖於前

淖泥也

乃皆左右相違於淖

遠辟也

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

步毅即郤毅

彭

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

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

二族強故在公左右

疏

注二族至左右正義曰劉炫云族者屬也屬謂中軍以中軍夾公耳非謂宗族之兵今知非者杜云二族者順傳之文無明言宗族之事劉誣杜以爲宗族妄規其過非也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

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

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

帥之

疏

國有至專之正義曰言國有元帥之大任何得專意廢之而爲御也注亡君至其父正義曰曲禮

職

曰父前子名君前臣名鄭玄去對至尊無大

小皆相名以君至尊爲在君前以字名其父且侵官冒也

載公爲

失官慢也

去將而御失官也

離局姦也

遠其部曲爲離局

有

侵官

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

掀舉也

疏

注掀舉也

正義曰說文云掀舉出也公在於淖知掀當訓爲舉也

癸巳潘尫之黨與

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黨潘尫之子蹲聚也一發

達七札言

疏

潘尫之黨正義曰潘尫之子其名爲黨襄其能陷堅

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傳擊辭與此同古人爲

文略言耳

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

子二

以射考工

王怒曰大辱國

賤其不尚知謀

詰朝爾射死藝

言女

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戰日

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

泥

呂錡魏錡

占之曰姬姓日也

周世姬姓尊

異姓月也

異姓卑

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

錡自

入泥亦死象

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

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

弋弓衣

以一矢復命

言一

發而中

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

胄而趨風

疾如風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

問遺也

疏

注問遺也

正義曰遺人以物謂之爲問問弦多以琴問子貢以弓論語云問人於他邦皆是

也曰方事之殷也

殷盛也

有韎韐之跗注君子

也

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

疏

注韎赤至袴連

正義曰鄭立詩注云韎茅蒐染也

韎聲也韐昭云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茅蒐即今之蒨也賈逵云一染曰韎釋器云一染謂之緇謂一

入赤爲淺赤色也跗注兵戎之服自要以下而注於脚跗謂屬袴於下與跗相連周禮司服凡兵事韐弁服鄭玄去

韐弁以韎韐爲弁又以爲衣裳晉郤至衣韎韐之跗注是也鄭以跗當爲幅謂裁韐若布帛之幅相縫爲鄭言以爲

衣裳則衣裳不連聘禮君使卿韐弁歸饗餼鄭玄去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鄭以彼非戎事當爲素裳明衣裳

不連跼社言連者謂要跼連耳若然在軍之服其色皆同所謂均服振振上下同色卻至與眾同服所以獨見識者禮法雖有此服軍士未必盡然識見不穀而趨無卻至服必鮮華故楚王伯識之

乃傷乎

恐其傷

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

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

胄

間猶近也

不敢拜命

介者不拜

疏

注介者不拜正義曰曲禮云介者不拜

爲其拜而箋拜鄭立云箋則失容節箋猶詐也慮其笮甲折

敢告不寧君命之

辱

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

疏

注以君至自安正義曰劉炫以爲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答云敢

告不寧告其身不傷耳魏犢云不有寧也以傷爲寧此與魏犢相似今知不然者案僖二十八年魏犢云以君之靈

不有寧也謂不有被傷以自寧也知不與彼同者以彼云
不有寧謂不有損傷此直云不寧既無有字又先無被傷
之狀與魏犢不同也案檢抄注敢告不寧君命之辱宜連
讀之若敢告不寧別自爲句則君命之辱一句零行無所
依附故知與彼不同劉君不尋此爲事之故敢肅使
意以爲與魏犢相似而規杜非也

者

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
答故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撻

疏

注言君至今撻
正義曰周禮

大祝辨九拜九曰肅拜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撻
是也說文云撻舉手下手也其勢如今揖之小別晉宋儀
注責人待賤人
賤人拜貴人撻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

伯

從逐也

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

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

止

二年案戰韓厥已辱齊侯

郤至從鄭伯其右第翰胡曰

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

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

後登其車

疏

注欲遣至執之以執之

正義曰說文云謀軍中反其軍中伺候閒隙以反告己軍今謂之細作人也此欲令

謀迎鄭伯則非一人細作於時鄭伯退走故杜以爲輕兵單進遠鄭伯之前逆距鄭伯使鄭伯前視輕兵不復顧後得自後登其車以執之也鄭軍亂走輕兵獨出其閒亦謀之類故翰胡得以謀言之

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

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

旌於弢中

熒戰在閔二年

疏

內旌於弢中

正義曰旌謂鄭伯所建之旗弢是盛旌之

囊也周禮全羽爲旌析羽爲旌謂空建鳥羽者也但九旗竿首皆有析羽故旌爲之摠名故此傳鄭伯與子重所建皆以旌言之其鄭伯所建當是交龍之旗子重所建當是熊虎之旗周禮中秋教治兵辨旗物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鄭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凡旂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子重爲將自然當建熊虎之旗

唐苟

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

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

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

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己當死戰

楚師薄於險

薄迫也

叔山冉

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

王有

死藝

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

車折軾晉師乃止

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

囚楚公子茂

為卻至見諸張本

疏

囚楚公子茂正義曰晉語謂之王子發鉤蓋一名一字也

藥鍼見

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

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

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

又問其餘臣

對曰好以暇

暇間暇

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

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

食好整請之言

攝飲焉

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

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

飲造于子重

承奉也

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

矛

御侍也

是以不得犒從者使其攝飲子重

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

乎

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

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免脫也

旦

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

夷亦傷也

疏

注夷亦傷

正義曰服虔云金創爲夷杜以戰用五兵唯受無刃所言傷者皆刃傷也何須於此獨辨金

木故知夷亦傷也復言之耳

補卒乘

補死士

繕甲兵

繕治也

展車

馬

展陳也

雞鳴而食唯命是聽

復欲戰也

晉人患

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

蒐閱也

秣馬利兵

秣穀也

脩陳固列

固堅也

蓐食申禱

申重也

明日

復戰乃逸楚囚

逸縱也

王聞之召子反謀穀

陽賢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

穀陽子反內賢

疏

注穀陽子反內賢：正義曰鄭玄云賢未冠者之名故杜以爲內賢也案呂氏春秋云荆共王與晉厲公戰

于鄢陵荆師敗共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賢陽穀操酒而進之子反曰却酒也賢陽穀曰非酒也子反曰却酒也賢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飽於口醉戰旣罷共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

此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遂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與此不同者傳依簡牘本紀彼采傳聞異辭所說既殊其文亦異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

遁晉入楚軍三日穀

食楚粟三日也

范文子立於

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也何以及

此君其戒之

戒勿驕

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

德之謂

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

疏

注周書至是與正義曰周公稱成王之命告

康叔以此言也唯上天之命不常於一人也言善則得之惡則失之唯有德者於是與之楚師還及

瑕

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

者君不在

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

子無以爲過不穀

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

不朽

王引過亦所以責子反

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

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

盍圖之

聞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

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

大夫命側側敢不義

言以義命已不敢不受

疏

雖微至不正義

曰微無也縱使雖無先大夫有此舊事今大夫將義命已敢不以爲之義乎

側亡君師敢

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

高無咎至于師

無咎高固子

衛侯出于衛公出

于壞隤

壞隤魯邑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僑如故不見公

䟽

衛侯至壞隤正義曰出于

衛者已出衛竟也公出于壞隤始從壞隤而出猶未出魯竟下云公待於壞隤設守而後行是出國止於壞隤更從

壞隤

宣伯通於穆姜

穆姜成公母

欲去季孟而取

其室

季文子孟獻子

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

公以晉難告

會晉伐鄭

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

子偃公子鉏趨過

二子公庶弟

䟽

注二子公庶弟正義曰沈氏云以

刺公子偃不云弟故也

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

言欲廢公更立

君公待於壞墮申宮申勅敝備宮備設守而後

行是以後後晉楚戰期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

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使告卻棼曰

魯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卻棼將新

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之屬取

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訴譖也晉侯不見

公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十

三年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

所謂憂未息

而又討我寡君

前年晉侯執曹伯

以亡曹國社稷

之鎮公子

謂子臧逃奔宋

是大泯曹也

泯滅也

先君無乃

有罪乎

言今君無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

若有罪則君列諸

會矣

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爲無

罪

疏

注諸侯至無罪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若篡弑而立則侯伯既列於

正義曰諸侯廢立當由天子但

會便是已成爲君臣人不得殺之鄰國不得復討往年爲戚之會主爲討曹桓晉侯既列於會盟畢乃始執之故曹人以爲無罪也宣元年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齊非侯伯而得公位定者縱非侯伯乃是強鄰既得與會即爲黨援晉若討魯齊必救之於是晉國竟不伐魯是由會齊而公位遂定也
君唯不遺德刑

遺失也

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爲曹伯歸不以名告傳

疏

注爲曹至生傳

正義曰諸侯被執及

侯尊貴不斥其名曲禮曰諸侯不生名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是諸侯稱名者是罪責之事彼告者亦量其事之善否惡之則以名告故釋例曰蔡侯般弑父自立楚子欲顯行刑誅以章伯業誘而殺之蔡人深怨故稱名以告春秋從而書之是告者謂其有罪則稱名以告謂其無罪則告不以名此曹人誅君無罪晉侯從而釋之言其無罪而歸故晉人不以名告下云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是晉人告其歸也此傳說曹伯無罪是爲經不以名告之傳也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

命公如初

復欲使公逐季孟

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

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

督揚

鄭東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

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

時

注豹叔至奔齊

正義曰此

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

時

七月也至十月而僑如奔

齊昭四年傳稱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後生豎牛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乃云宣伯

奔齊穆子饋之則似豹在齊多年僑如始往故服虔以爲

叔孫豹先在齊矣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

豹豹不忘宗國聞白國佐爲魯請逆杜不然者若豹以前

在齊則非復魯臣聲伯正可因之以請不得云聲伯使豹

聲伯安得專使背叛之臣也又聲伯豈無魯人可使而崎

嶇艱險遠使他國之人乎今傳言聲伯使豹明在魯軍得

爲聲伯使耳下云聲伯食使而後食不言食豹而言食

使者明豹因請逆遂即不還逆者豹之介耳於時魯師在

鄭從鄭向齊塗山於魯豹必過魯乃去故得宿於庚宗彼傳因言宿於庚宗遂說安於國氏生二子耳二子之生必在僑如奔後豹之還魯雖無歸年而襄二年始見於經豈牛已能奉雉故杜以爲此年去彼年歸故下注云傳因言其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或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聲

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使者豹之介而後食

言其忠也諸侯遷于制田焚陽宛陵縣東有制澤知武子佐

下軍武子荀蒞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陳國

武平縣西南有鹿邑遂侵蔡未反侵陳蔡不書公不與諸侯遷于潁

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將主與軍相失

疏

注將主至後也正義曰服虔以失軍

宋衛不書後也

疏

爲失其軍權傳稱諸侯遷于穎上子

罕宵軍之則軍諸侯之營不軍其輜重安得爲失軍權也

故杜以爲將主與軍相失謂夜裏進散相失耳此諸侯即

伐鄭之諸侯也經書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不

書宋衛傳言宋衛皆失軍則宋衛在矣在而不書後至故

也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

君

以曹人重子臧故

子臧反曹伯歸

子臧自宋還

子臧盡致

其邑與卿而不出

仕不出

宣伯使告卻棼曰

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

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

政不由君寧

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

蔑無也

若欲得

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

行父季文子也

我斃蔑也

蔑孟獻子時留守公宮

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

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

子于茗丘公還待于鄆

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

使

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曄曰苟去仲孫

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

親魯

甚於晉公室

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

聞其淫惡情

若

去蔑與行父是大奔魯國而罪寡君也若

猶不奔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

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

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

仇讎謂齊楚

䟽

若朝至夕亡正義曰朝亡之謂朝失蔑與行父也魯必夕亡謂亡屬他國也下云亡而爲讎是欲棄晉而屬齊楚

亡而爲讎治之何及

言魯屬齊楚則還爲晉讎

卻犇曰吾

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

隸賤官

敢

介大國以求厚焉

介因也

承寡君之命以請

承奉也

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

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

二君

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讓

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

無私

不受卻犂請邑

謀國家不貳

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

圖其

身不忘其君

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

若虛其請是弃善

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

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爲戒

十二月季孫及郤犢盟于扈歸刺公子偃

偃與鉏俱爲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

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近此

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魯人將討僑如豹乃辟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年豹始見經傳於此

因言其終

齊聲孟子通僑如

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

使立於

高國之間

位比二卿

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

亦閒於卿

傳亦終言僑如之佞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

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

伐功也

䟽

晉侯至其

代

正義曰周語稱郤至見召相公與之語召相公以告單襄公非郤至自與襄公語也襄公論郤至將死荅召相

公語耳非語諸大夫也其文與此小異其意與此大同周語詳而此傳略先賢或以爲國語非丘明所作爲其或有與傳不同故也驟稱其伐謂數數自伐其功周語說卻至自伐之言多矣其辭不可具載

單子語

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

溫季

疏

溫季其亡乎

正義曰周語單

襄公荅召桓公云人有言曰兵在頸者其卻至之謂乎位即具論卻至之失乃曰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

於七人之下

佐新軍位在八

疏

位於七人之下此時欒書將中軍士變佐

正義曰

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偃佐之卻擘將新軍卻至佐之是位在七人之下

而求掩

其上

稱己之伐掩上功

疏

注稱己至上功卻至自稱己有大功欲求晉國之

正義曰周語曰

政召桓公謂之曰吾子則賢矣晉國之舉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至謂召桓公曰何次之有先大夫荀伯下

軍之佐以爲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爲政今欒伯自下
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之無不及也若佐新軍而以之爲
政不亦可乎將必
求之是掩上功 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

階亂何以在位

怨爲亂階

夏書曰怨豈在明不

見是圖

逸書也不見細微也

將愼其細也今而明之其

可乎

言卻至顯稱己功所以明怨咎

疏

夏書至可乎五子之歌第一章也其爲人

正義曰夏書

所怨者豈必在明白之處乎其於人所不見當於是圖謀
之此書之言將謂愼其細小之事者也今乃明明言之豈
已欲掩其上此事甚明其可乎言
必不可也杜不見古文故云逸書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成公會

孫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曹伯邾人伐鄭

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晉爲兵主而猶先尹單尊

王命也單伯稱子蓋降爵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柯陵鄭地秋

公至自會

無傳

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

用郊

無傳九月郊祭非禮明矣書用郊從史文

疏

九月至史文正義曰傳例啓蟄而郊今九月

郊祀是非禮明矣公羊傳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賈逵以二傳爲說諸書用者不宜用也釋例曰辛丑用郊文異而丘明不發傳因時史之辭非聖賢意也劉賈以爲諸言用皆不宜用反於禮者也施之用郊似若有義至於用幣用節子諸

若此比皆當須書用以別所用者也若不言用則事敘不明所謂辭窮非聖人故造此用以示義也且諸過祀三望之類奚獨皆不書用邪案左氏傳用幣于社傳曰得禮非有用乎於齊師孔子以爲義無不宜用之例也丘明云我師豈欺我哉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

無傳辨伐鄭

冬公會單

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鄭

未服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無傳

壬申公孫

嬰齊卒于狸脰

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狸脰關

疏

注十一至脰關正義曰杜長歷

推十一月丁亥朔六日壬辰十六日壬寅二十六日壬子十日丙申二十二日戊申不知壬申二字何者爲誤長歷云公羊穀梁傳及諸儒皆以爲十月十五日也十月庚午圍鄭十三日也推至壬申誠在十五日然據傳曰十一月

諸侯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脰而卒此非十月分明誤在日也又杜於土地之篇凡有地名二十六所不知所存之國狸脰即是其一不知是何國之地故直云闕也杜又稱舊說曰壬申十月十五日狸脰魯地也傳曰十月庚午國鄭則二日未得及魯竟也釋例又曰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以此益明狸脰非魯地矣以下有十二月丁巳朔逆而推之故諸舊說皆以壬申爲十月十五日也公羊穀梁傳以爲待公至然後卒大夫故十月之日書在十一月之下於左傳則不通故杜以爲日誤

十有二月丁巳朔

日有食之

無傳

邾子貜且卒

無傳五同盟

疏

注五同盟正

義曰邾且以文十四年即位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成二年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十五年于戚此年于柯陵凡七同盟而云五者沈以杜數同盟之例但有君盟者不數大夫之盟此二年盟蜀十七年盟柯陵皆邾

之大夫故不數之劉炫非
數二盟而規其過非也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犛

卻至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駘侵晉虛滑

虛滑晉二邑滑

故滑國爲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

疏

注虛滑至屬周正義曰僖三十三年秦人滅滑經書入則是滅而

不有不知滅後屬何國也此言侵晉知此時屬晉耳襄十八年傳楚公子格侵費滑胥靡注云胥靡鄭邑不言費滑杜意當以費滑爲周邑也然則若是則邑當言侵周以別之定六年傳稱鄭伐周馮滑胥靡爾時胥靡亦爲周邑蓋費滑胥靡周鄭之間
衞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

高氏

不書救以侵告高氏在陽翟縣西南

夏五月鄭大子髡頑

侯孺爲質於楚

侯孺鄭大夫

楚公子成公子寅

成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

戲童至于曲洧

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

疏

注洧水正義曰釋例云

洧水出焚陽密縣西北陽城山東南至潁川長平縣入潁

晉范文子反自鄆陵

前年鄆陵戰還

使其祝宗析死

祝宗主祭祀析禱者

曰君驕侈而

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

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

月戊辰士燮卒

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

疏

注傳言至自襄

正義曰劉炫以爲士變及一昭子之卒適與死會非自殺今知非者以傳云使祝宗祈死又云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是其欲死之意叔孫昭子心懷憂懼亦與此同身皆並卒故知自裁若其二人之死適與死會春秋之內唯有兩人願死何得身死皆與相當故杜斟酌傳文以爲自殺劉以爲偶然而死以規杜失非也何休膏肓以爲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擯暴未聞死可祈也故杜以爲因禱自裁也傳記此事者欲見厲公無道賢臣憂懼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戚盟在十

五年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畏楚強

齊

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

于閼

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爲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閼巷門

䟽

于閼正義曰釋官云官中街謂之

壹術門謂之閭孫炎曰術合
閒道也李巡曰閭術頭門也鮑牽見之以告國武

子鮑牽鮑叔牙曾孫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

出慙卧於家夫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謫謹責也夫

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代鄭高鮑處守高無咎鮑

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備姦人孟子訴

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

之角頃公子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

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弱無咎子盧高氏邑齊人來

召鮑國而立之

國牽之弟文子

初鮑國去鮑氏而來

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

句須吉

卜立家宰

施

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

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

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

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

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

言冬諸侯伐鄭

前夏未得志故

十月庚午圍鄭楚公

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不書圍畏楚救

不成圍而還

疏

汝上正義曰釋例云汝水出南陽魯縣大蓋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

南至汝陰襄信縣入淮

初聲伯夢涉汭

汭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

樂縣入清水

或與己瓊瑰食之

瓊玉瑰珠也食珠玉含象

疏

注瓊玉至

含象

正義曰瓊是玉之美者廣雅云玫瑰珠也呂靖韻集云玫瑰火齊珠也含者或用玉或用珠故夢食珠玉爲

含象也詩毛傳云瓊瑰石而次玉禮緯天子含用珠諸侯用玉大夫用碧此聲伯得有瓊瑰者案周禮天子含用玉

則禮緯之文未可全依或可珠玉兼有故釋例云珠玉曰含

泣而爲瓊瑰盈其

懷

淚下化爲珠玉滿其懷

從而歌之曰濟汭之水贈我以

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從就也夢中爲此歌

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羆脰而占

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

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繁猶多也傳戒數占夢

疏

今衆至傷也

正義曰聲伯之意以初得此夢謂凶

凶災散在衆人不

在己也故云無傷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

佐之帥師圍盧

討高弱

國佐從諸侯圍鄭以

難請而歸

請於諸侯

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

疾克淫亂
故殺之

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

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勝國

佐子使以高氏難告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

○

待命于清

義曰欲遣國勝告難故令待進止

之命在于清地非是使還待命

嬖

外嬖愛幸大夫

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

其左右

終如士嬖言

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

童胥克之子宣八年卻缺廢胥克

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

田五亦嬖於厲公卻犢與長魚矯爭田執

而格之

也格械

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

轅轅也

既矯亦壁於厲公藥書怨卻至以其不從

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

鄆陵戰藥書欲固墨卻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也

使楚公子莠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

君

鄆陵戰晉四公子莠以歸

以東師之未至也

齊魯衛之師

與

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

荀偃位下軍居守卻犇將新軍乞師故言

不吾因奉孫周以事君

孫周晉襄公曾孫悼公君楚王也

疏

注孫周至悼公

正義曰晉世家云悼公周者其先祖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爲相叔相叔生惠伯該該生

悼公周是周為
襄公曾孫也

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

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

謂鄆陵戰時楚
子問卻至以弓

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

嘗試也

卻至聘于周

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

覘伺也

遂怨

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

夫殺

傳言厲公無道先
婦人而後卿佐

卻至奉豕

進之於公

寺人孟

張奪之

寺人
奄士

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

余

季子卻至公反以
為卻至奪孟張豕

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

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

不偏公室

敵多

怨有庸

計多怨者易有功

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

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

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

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

言俱死無用多其怨咎

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

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

安得乎

言不得安君位

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

黨有黨而爭命

爭死

罪孰大焉

傳言卻至無反心

壬午

胥童夷羊五帥甲八日將攻卻氏

八百人

長魚

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魑助之

沸魑亦嬖人

抽

戈結枉

枉裳際

而僞訟者

僞與清沸魑訟

三卻將謀

於榭

榭講武堂

疏

注榭講武堂

正義曰楚語云榭不過講軍實焉是榭爲講武堂傳言將謀於

榭似仍未至榭猶在塗也下云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所坐之處則已至榭矣三卻慮公殺已謀欲自安未及謀而已死故云將耳非謂未至榭也或可將謀於榭是未至榭故杜云位所坐處也謂當時隨便所坐之處故長魚矯得僞訟而殺之若已至榭不應就榭僞訟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

其位

位所坐處也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犇

溫季曰逃威也遂趨

至郤

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爲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曰威當爲藏

矯及

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陳其尸於朝

胥童

以甲劫藥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

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

也對曰人將忍君

人謂書與偃

疏

一朝而尸三卿正義曰一朝謂一

旦也晉語說此事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

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

爲軌御姦以德

德綏遠

御軌以刑

刑治近

不施

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

刑不立茲執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行去也

公使辭於二子

辭謝書與偃

曰寡人有討於郤氏

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胥童

劫而執之故云辱

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

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

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

匠麗嬖大夫家

藥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

辭不

往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

之讒吾能違兵

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爲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

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已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

古人有言曰殺老

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

焉用厥也

尸主也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

敗於

鄆陵舒庸東夷國

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廵

巢駕釐廵楚四

邑

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

庸滅之閏月乙卯晦橐書中行偃殺胥童

以其効已故

民不與卻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

書曰晉殺其大夫

厲公以私欲殺三卻而三卻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

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卻氏

疏

注厲公至國戮正義曰厲公以私欲殺三卻

則三卻無罪經應直云晉殺其大夫不應稱名也又胥童為樂書中行偃所殺乃直是兩下相殺今經書二者並為國討之文故傳解之言民不與卻氏卻氏有罪也胥童道君為亂胥童有罪也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以二者據其死狀皆非國討故傳正其二者之罪解其並為國討之意劉炫云杜言三卻不以無罪書正謂不書盜書盜即無罪也胥童之死本非國家所殺故特言胥童受國討文其實傳意并論卻氏受國討故云皆書曰晉殺其大夫也杜又云卻氏失民胥童道亂乃摠釋傳並言二者皆為國討之意也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傳在前年經
在今春從告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不稱臣
君無道

齊

殺其大夫國佐

國武子

公如晉夏楚子鄭伯

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傳例曰以惡入也彭
城宋邑今彭城縣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勾來聘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

築牆為
鹿苑

己丑公薨

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

子重先遣輕軍侵宋
故稱人而不言伐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

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虛打地闕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

使程滑弑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

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阮**注言不至七乘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上公貳

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謂生時副貳之車也其送葬亦當如之今唯一乘是不以君禮葬也以晉是侯爵故指

言侯禮七乘耳諸侯各依命數不是皆七乘也襄二十五年傳齊人葬莊公下車七乘杜以特言七乘明七非舊制

故彼注云齊舊依上公禮九乘以齊嘗爲侯使荀偃士伯因而用九九非侯之正法故此以正言之

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悼公周

生十四年矣

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

及此豈非天乎

言有命

抑人之求君使出命

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

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

傳言其少有所才所以

能自固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

午盟而入

與諸大夫盟

館于伯子同氏

晉大夫家館舍也

辛

巳朝于武宮

武公鼎沃始命君

疏

辛巳朝于武宮

正義曰服虔本作辛未晉語

亦作辛巳孔晁云以辛未盟入國辛巳朝祖廟取其新也
案晉語稱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傳云庚午盟而入逆日即
盟非辛未也傳與晉語皆云辛巳朝于
武宮原本自誤耳孔晁強欲合之非也
逐不臣者七

人夷字五
之屬

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

不可立

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爲
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齊爲慶氏

之難

前年國佐
殺慶克

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

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

華免齊大夫
內宮夫人宮

疏

注華
免至

人宮

正義曰杜社族譜於齊國雜人之中有華免而

無士字此注以華免爲大夫則士音爲士官也士官掌

刑故使殺國佐也於夫人之官有朝尋妾之師逃于夫

廄此云內宮之朝蓋齊侯召入與語而殺之師逃于夫

人之宮

伏兵內宮恐不勝

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奔

命專殺以穀叛故也

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嫌其罪不及死故傳

明言其三罪

使清人殺國勝

勝國佐子前年待命于清者

國弱來奔

弱勝之弟

王湫奔萊

湫國佐黨

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

寇

封佐皆慶克子

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罪不及不祀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

朝廟五日

而即位也厲公殺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

疏

注朝廟至居喪正義曰辛巳距乙酉五日先定所脩之

政待朔旦而後蒞之故五日也晉語云正月乙酉公即位孔晁云二月即位言正月者記者誤也厲公被殺而嗣絕

故悼公自外而入即位之日即命百官施布政教與居喪
即位其禮不同釋例曰屬公見殺悼公自外紹立本非君
臣無喪制也若然禮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
鄭玄云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
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也計厲是文公之曾
孫悼是文公之玄孫有總麻之親法當服斬而云無喪制
者悼之父祖去晉適周與木親隔絕無性來恩義厲既見
殺悼即被迎迎之以爲晉君即與厲公體敵且葬厲公以
車一乘國內尚不以爲君不可責悼公服始命百官爲
斬也縱使當爲之斬絕而別立亦非嗣矣

政施舍已責

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

逮鰥寡

惠及微

振廢

滯

起舊德

斥乏困救災患

斥亦救也

禁淫慝薄賦

斂宥罪戾

宥寬也

節器用

節省也

時用民

使民以時

欲無犯時

不繼私欲

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

卿

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顗子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

疏

注相魏至晉國正

義曰晉語云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下軍然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其子鄢陵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復其子不可不崇也使彘共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文子勤身以定諸侯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黃克繇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顗以其身退秦于輔氏魏士杜回其勲錡于景鍾至于今不忘其子不可不與也故言呂宣子魏相也彘共子士魴也令狐文子魏頡也又曰呂宣子率公以趙文子能恤大事使佐下軍趙武父祖功名顯著故不復序之是四人父祖皆有勞於晉國

荀家荀會藥蠶韓無忌爲公族

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

無忌韓

疏

荀家至孝弟 正義曰晉語云陳柏公族大夫公曰荀家博惠荀會文敏賢也果敢無忌慎靖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博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端之慎靖者備之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也公族大夫職掌教誨故使訓卿之子弟今之共儉孝弟也晉語云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于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弗能死孔晁云備公族大夫則韓無忌先爲公族大夫今言使爲之者悼公始命百官更改新授之

使士渥濁

爲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

渥濁士貞子武子爲景公大傅

右

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蕞之法

辛將右行因以爲氏

士蕞獻公司空也

弁糾御戎校正屬焉

弁糾藥糾也校正主馬官

使訓諸御知義

戎士尚節義

荀賓爲右司士

屬焉

司士車右之官

使訓勇力之士時使

勇力皆車

右也勇力多不順命



使士渥至時使

正義曰晉語

故訓之以共時之使

曰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

宜惠於教也使爲大傅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

使爲司空知藥糾之能御以和於正也使爲戎御知荀賓

之有功力而不暴也使爲戎右是四人者皆公知其能而

使之耳范武子爲大傅孤也士葛爲司空卿也皆前世能

者其法可遵故使二大夫居其官而脩其法也二人皆是

大夫非孤卿也

注辛將至焉氏

正義曰僖二十八年

晉作三行三十一年即罷之以爲五軍其實三行無多年

歲彼云屠擊猶右行未知此人即屠擊之子孫也蓋是其

祖代屠擊也正以荀林父將中行遂以中行爲氏故謂此

人之先將不行因以爲氏耳

注弁糾至馬官

正義曰

以晉語知是渠劉也周禮大御衛官之長別有戎僕掌御戎車春秋征伐之世以御戎爲重此命戎當是御之尊者校正當周禮校人校人掌王馬之政襄九年傳曰命校正出馬知是主馬之官也周禮校人不屬大御此蓋諸侯兼官或是悼公新法此傳所言諸官皆不得與周禮同也

注戎士尚節義

正義曰此訓諸御謂諸是御車之人設

令國有千乘乘有一御皆今此官教之戎士尚節義故訓之使知義如羊斟之徒是不知義也周禮校人主養馬耳不知御事此言校正屬焉乃女訓御蓋今校正助御戎訓

衛注司士車右之官

正義曰周禮司士掌羣臣之版

以詔王治其職非車右之類不得屬車右也周禮有司右上士也掌羣右之政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其下更有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道右上士此三右或官尊於司右而司右掌其政今春秋之世車右爲尊此司士蓋周禮司右之類故爲車右屬官服虔以爲司士主右之官謂司右也

注勇力至之使

正義曰所訓勇力之士皆謂

爲車右者也。設令國有千乘，乘有一右，揔使此官，訓之勇力之士，失於強暴，如魏犢之徒，不順上命，故訓之使共時之使，不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犯法也。今軍尉攝

御而

疏

卿無至攝之。正義曰：卿謂軍之諸將也。若梁餘子養御罕夷解張御卻克之類，往前行有定

貞掌共卿御，今始省其常貞，唯立軍尉之官，臨有軍事使兼攝之。今軍尉兼卿御也。

祁奚爲中

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

魏犢子也。

張老

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

偃籍談父爲上軍司馬。

使訓五乘親以聽命。

相親以聽上命。

程

鄭爲乘馬御六驥屬焉。使訓羣驥知禮。

程鄭

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駟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制騶馬便知禮

疏

祁

至知禮正義曰晉語云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終也使佐之知祁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知張武之知而不詐也使爲元候知鐸過寇之共敬而信彊也使爲與尉知霜偃之情帥舊職而共儉也使爲與司馬知程鄭爲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爲贊僕晉語皆稱其才而用之善公之知人也言元尉元司馬元候者此皆中軍之官元大也中軍尊故稱大也與尉與司馬者皆上軍官也與衆也官與諸軍同故稱衆也從車者爲卒在車者爲乘使此中軍與上軍軍尉司馬各教其軍之士卒使相親以聽在上之命

注程鄭至知禮

正義曰荀氏別族世本有又周禮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杜吉乘馬御乘車之僕則當彼齊僕也晉語謂之贊僕當時之官名耳周禮掌馬之官無名騶者襄二十三年傳將豐點爲孟氏之御騶則騶

亦御之類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命僕夫七駟咸駕載旌旄則駟是主駕之官也鄭玄云七駟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周禮趣馬下士掌駕說之頒是駟爲主駕之官駕車以共御者程鄭爲乘馬御御之貴者故今掌駕之官亦屬之校人職云良馬三乘爲卓卓一趣馬趣馬下士三卓爲繫繫一馭夫馭夫中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僕夫上士天子十有二閑邦國六閑鄭玄云每廐爲一閑閑有二百一十六匹如彼計之每廐有趣馬十八人六閑之騶有一百八人皆屬程鄭而使摠領之也戎車貴彊力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駟使知禮令教馬進退使合禮法也校人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卓卓一趣馬三卓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鄭玄云每廐爲一閑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校有左右則天子良馬五種各有四百三十二匹合二千一百六十四騶馬三之四百三十二匹則千二百九十六匹合三千四

百五十六匹詩云騂牡三千舉大數也王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騶馬給官中之役邦國六閑四種去種戎其齊道田各用一閑騶馬三之則千二百九十六匹大夫四閑二種去齊道田馬一閑騶馬三之則八百六十四匹四匹一師也十二匹一趣馬也三十六匹一馭夫也二百一十六匹一僕夫也凡

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爲軍帥故德舉六官則知羣

官無非其人

疏

凡六至舉也正義曰上已歷言諸官特爲公所知者更復摠言所任皆得其人於時晉

立六卿卿下各有統領羣官并一凡六官之在民上爲長者皆是有德有能之人是民所褒舉者也使魏相以下至程鄭爲乘馬御以上凡有八條之官魏相等爲卿一也荀家等爲公族大夫二也士蒞濁爲大傅三也右行辛爲司空四也弁糾爲御戎五也荀賓爲右六也祁奚爲中軍射至籍偃爲司馬七也程鄭爲乘馬御八也自公族大夫以

下七條各去使爲某事而卿下不去使者以卿摠攝羣職
非偏主一事故也公族大傅司空不云某官屬焉者以其
當官自主更無餘官來屬其祁奚爲中軍尉及羊舌職張
老魏絳鐸遏寇籍偃雖是數官摠爲一條使訓卒乘親以
聽命此唯有中軍上軍無下軍之官者蓋時下軍無闕不
別立其官故也其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一句爲下祁
奚爲中軍尉胤緒也大略所叙皆尊官在前卑官在後
注大國至其人正義曰大國三卿是正法當時晉置六
卿爲三軍之將佐皆是帥也於是晉又更置新軍凡有四
軍八卿但新軍或置或廢故傳不數之耳六官之長非獨
卿身乃謂其下凡爲人之長者皆有氏之美
舉故摠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者也

舉不失職

官不易方

官守其責
無相踰易

舉

舉不三易方
正義曰所
舉用者皆堪其官不有失

職者也文任文官武任武官其用爲官各守其業不踰易
其方也若文人爲武武人爲文則違方易務不能守其業

矣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不陵正旅不偏師正

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師也旅五百人之師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偏疏注正軍至陵偏正義曰

傳言不陵不偏者皆謂下不陵偏其上旅卑於師師卑於正知正是軍將命卿也唯舉師旅不相陵偏言上下有禮皆不相陵偏也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以復霸也

在即位疏所以復霸正義曰霸者把也把持王政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夏有昆吾商有

豕韋大彭周有齊桓晉文此最彊者也故書傳通謂彼五人爲五霸耳但霸是彊國爲之天子既衰諸侯無主若有彊者即營霸業其數無定限也而何休以霸不過五不許悼公爲霸以鄉曲之學足以忿人傳稱文襄之霸襄承文後紹繼其業以後漸弱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至悼乃彊故云復霸

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

曹門宋城門

遂會楚子

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郛取幽

丘同伐彭城

朝郟城郛幽丘皆宋邑

納宋魚石向爲人

鱗朱向帶魚府焉

五子以十五年出奔楚獨書魚石爲帥告

以三百

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

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逼故書復入

凡去

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

謂本無位紹繼而立

復其位曰

復歸

亦國逆

諸侯納之曰歸

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有位無位皆

曰以惡曰復入

謂身爲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者也此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順

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

疏

凡去至復入正義曰釋例曰凡去其國者通謂君臣及公子母弟也國

逆而立之本無位則稱入本有位則稱復歸齊小白入于齊無位也衛侯鄭復歸于衛復其位也諸侯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衛孫林父蔡季是也身爲戎首則曰復入晉欒盈是也此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順之辭故經正魚石衛伋以表舊制傳稱凡例摠而明之也衛人逆公子晉于邲宜稱入善其得衆公子友忠於社稷區人所思焉故閔公爲落姑之盟以復之夫衛公子晉絕位而在邢魯之季子勢弱而出奔成得民望享國有家是以聖人貴之殊其文也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突朔懼有違衆之犯而以國逆告華元實國迎欲挾晉以自助故以外納赴春秋從而書之以示二子之情也韓魏有耦國之盟陳蔡有復國之端故晉趙鞅楚公子比皆稱歸從諸侯納之例言非晉楚之所統制也侯儒受君以請故曹伯有國逆之辭許始復國故許叔有國逆

之文此皆時史因周典以起時事之情也傳例稱諸侯納之曰歸今檢經諸稱納者皆有與師見納之事不須例而自明故但言納而不復言歸也衛侯鄭曹伯負芻皆見執在周晉魯請而復之鄭書歸于衛負芻稱歸自京師所發事同而文異者例意本在於歸不以他文爲義也賈氏又以爲諸歸國稱所自之國所自之國有力也案莊公子比去晉而不送是無援於外而經書自晉陳侯吳蔡侯廬皆平王所封可謂有力而不言自楚此既明證又春秋稱入其例有二施於師旅則曰不地在於歸復則曰國逆國逆又以立爲例逆而不立則皆非例所及鄭之良霄以寇而入入即見殺而復例之例稱凡去其國明非夫子之制也周敬王王子猛不書出而書入襄王書出而不書入凡自周無出故非春秋舊例也諸在例外稱入直是自外入內記事者常辭義無所取而賈氏雖夫人姜氏之入皆以爲例如此甚多又依放穀梁云稱納者內難之辭因附會諸納爲義至於納北燕伯于陽傳稱因其求窮不能通乃云

時陽守距難故稱納此又無證經書楚人圍陳納頓于
頓則頓國之所欲也此無伯傳有因衆之文不可言內難
也又書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陳縣而見復上下交驩二
人雖有淫縱之闕今道楚斥陳賊討君葬威權方盛傳稱
有禮理無有難此皆先說之不安也沈氏云國逆而立之
曰入唯謂國君知不兼臣者以臣而無位本賤不書故知
臣無國逆之例也其復入唯謂臣知者以君雖不君臣不
可不臣君若入國臣無違拒之法且杜云身爲戎首稱兵
入伐是戎首指臣爲文故知不得兼君也杜所以云四條
者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即是事通君臣者此據大略
而言不復曲細爲別也

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

西鉏吾宋大夫

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

不敢貳矣

惡謂魚石

大國無厭鄙我猶憾

言已事之則以我爲

鄙邑猶恨不足此吾患也

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

謂不同惡魚石

而用之以閒吾譽亦吾患也

疏

不然至吾患正義曰不然

謂不與吾同惡也而收取吾之所憎謂魚石是也使佐其楚國之政以伺閒吾之譽隙而侵伐我如此則亦是吾之

所患若晉用楚材皆為楚國之患焉是也

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拔其

地崇長也謂楚今取彭城以封魚石拔猶分也

以塞夷庚

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

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

疏

注夷庚至之道正義曰夷平也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是以庚為

道也此云以塞夷庚下云而懼吳晉知謂塞吳晉往來之要道也吳晉往來路由彭城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欲以斷絕吳晉往來之道使其不得往來故吳晉所以懼耳若其不然何以獨云懼吳晉也夷庚止謂吳晉往來之平道耳

非山川險難之名故杜
土地名不得指其所在

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

懼吳晉

隔吳晉之道
故懼攜離也

疏

逞姦而攜服
也封魚右爲快姦人也攜離

正義曰逞快

也諸侯見楚助賊服從者其
心皆離是離其服從者之心

吾庸多矣非吾憂也

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

言宋常事晉何
爲顧有此患難

公至

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

拜謝
公朝

君子

謂晉於是乎有禮

有卑讓
之禮

秋杞桓公來朝

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

語其
德政

杞伯

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

爲平公不
微樂張本

疏

驟朝
于晉

正義曰詩云載驟駸駸驟是疾行之名從魯即疾朝于晉也

七月宋老佐華喜園

彭城老佐卒焉

言所以不克彭城

八月邾宣公來

朝即位而來見也築鹿囿書不時也

非土功時

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在路寢得君薨之道

疏

言

也 正義曰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是在路寢得君薨之道也

冬十一月楚子重

救彭城伐宋

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爲後鎮

宋華元如晉告

急韓獻子爲政

於是藥書卒韓厥代將中軍

曰欲求得人必

先勤之

勤恤其急

成霸安疆自宋始矣

疏

成霸安疆

正義曰謂文公成霸安疆自宋
爲始言今宋有患不可不救也

晉侯師于台谷以

救宋

台谷地關

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

畏

強也靡角宋地

晉士魴來乞師

將救宋

季文子問師數

於臧武仲

武仲宣叔之子

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

來下軍之佐也

知伯荀懿

今彘季亦佐下軍

彘季口士魴女

伐鄭可也

伐鄭在十七年

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

敬焉禮也從之

從武仲言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

扞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

城

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為襄元年圍彭城傳

孟獻子請于諸侯而

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薨于路寢

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疏

書順也正義曰自此以前莊宣薨于路寢桓莊僖文宣

皆書葬矣今於此公薨之下直道也於葬之下言書順也獨發傳者隱桓閔皆為人所殺僖公薨于小寢文公薨于臺下皆其薨不得道也莊宣雖薨于路寢莊則子般見殺宣則歸父出奔家國不安非是得道順禮得道順禮唯成公耳故傳於此發之釋例曰魯君薨葬多不順制唯成公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傳見莊之緩舉成書順以包之是也

春秋正義卷第十九